

《当恩典切中要害的时候》

1. 神学

背景读经：罗马书11:33-36

我们现在准备好开始进入探索更深之事的旅程，进入古时神学家所称的实践“神学”之地。具体而言，我们要努力来看加尔文主义对圣经教导的认识能带来怎样具体的改变。在我们的旅程当中，我要用“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这些说法，与“符合圣经”，“相信圣经”和“福音”这样的说法互换使用，因为我和司布真一样，认为前者与后者是同义词。司布真先生说：“称之为加尔文主义，这是一个绰号；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不是别的什么。”^[1]那么你就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宗派的事，而是一件福音的事。如果你不认同这种观点，请不要感觉受到了冒犯。我们请你继续读下去，因为我们相信当中有很多事情也会造就你的心灵。

是什么促使我们开始这旅程？大部分的更正教运动都可以追溯回在信念上根本来说是加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主教制或安立甘会是这样（如克蓝麦（Cranmer），利得理（Ridley），喇提美尔（Latimer），胡泊儿（Hooper）），路德宗教会（路德本人），公理会教会（如约翰·欧文，古德文（Goodwin），安慕斯（Ames），科顿（Cotton），胡克（Hooker）），浸信会教会（如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美南浸信会的所有五位“创办人”）是如此，更重要的，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如加尔文，伯撒（Beza），诺克斯）也是这样。就连罗马天主教尊为最伟大的教会神学家的奥古斯丁，在我们关注的许多问题上，上述的“加尔文主义者”也是与他意见一致。然而虽然有这一切的一致，人们对于传统或它的实际重要性却是知之甚少。对我而言，这是让人心生失落和遗憾的源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被加尔文主义的实际影响深深触动的人，并且深深盼望其他人也从它那令人满足的水井里畅饮。然而在大众的思想当中，即使人对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有任何认识，也会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神学抽象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我现在不会尝试说明这个教义的整个体系。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它的内容的人，我建议你们去看《韦斯敏斯德信条》。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要聚焦三个主要教义，它们可以作为我们旅程第一段路程的焦点。

我们主权的神

第一，神的主权。如果有一个教义，是加尔文主义以此闻名的，这一点就是了。加尔文主义者说，圣经教导神掌管受造界的万有，掌管整个历史，按照《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的说法，神掌管“一切将要发生的事”。约瑟可以回头看哥哥卖他为奴时他的苦况，说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50:20）。神藉着以赛亚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赛 45:7）。祂“随己意行作万事”（弗 1:11）。祂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着例外。若祂的旨意不许可，麻雀不能从树上掉下，头发不能从头上落下（太10:29-30）。每一件事都由神控制决定。也包括恶事吗？在一种意义上，是的；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不是。神不是罪恶的源头，但是罪恶也不能脱离神主权的旨意，在神创造的宇宙中如脱缰野马运行。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说，就连钉耶稣十字架，这所有人类行为中最邪恶的一件事，它行出来也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徒 2:23）。初期教会说希律和彼拉多，以及其余的人成就神手和神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

“（徒 4:28）。

存在的每一粒原子都在神直接控制之下，正如史哲罗（R. C. Sproul）说的那样，甚至不存在有“一个走迷路的分子”。[2] 万事都在神的控制之下。

人的败坏

第二个主要教义就是人的败坏。人本质是善还是恶？基督教教会在历史上说，人按本性是恶的。在基督教内，对人本性的神学看法，没有哪样比得上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看法那样悲观。在历史上我们使用“全然败坏”这个说法来描写人的光景，它的意思就是人在所有的官能上是败坏、中毒和与神为敌的。再一次用《韦斯敏斯德准则》的话来说：整个人性的败坏，由此而对一切属灵的善彻底嫌恶，也无能为力，并且背道而驰，一心倾向各样邪恶，并持续如此。（《大要理问答》，25问）讲到人，圣经真的像这里表明得那样如此负面吗？请查圣经。神说人在诺亚的日子“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 6:5）。藉着耶利米神论到人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 17:9）在传道书中我们看到，“……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传 9:3）。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引用诗篇的话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3:10-12）。耶稣直截了当地说：“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约3:19, 20）。问题深深位于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爱恨之中。我们可以用使徒保罗那最终的比喻来总结，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2:1-3）。他向善死了，他向神死了。他是无助、无望，地狱一般。

主权的恩典

第三，主权的恩典。这是从前面两点必然得出的结论。人被罪如此夺去能力，除非神采取行动挽救他，否则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他继续是死的、瞎眼的。神主权的教义，加上人败坏的教义，无可避免带领我们来看主权恩典的教义。除非我们“从神生”，“从圣灵生”（约1:13；3:8），否则我们就不能在灵里活过来。除非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弗 2:5），否则我们仍是死的。除非祂“吸引”我们，否则我们就不能到祂这里来（约6:44）。除非基督拣选我们，否则我们就不能选择祂（约15:16）。除非祂先爱我们，否则我们不能爱祂（约壹4:19）。除非祂赐我们信心，否则我们就不能相信祂（弗 2: 8, 9）。如果我们要得救，神就必然要行使主权动工。使徒保罗写道，“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林前1:30）。救恩“出于耶和华”（拿2:9）。

谁从神的这种主权和施恩的干预中得益？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而是一些人，具体来说，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用《韦斯敏斯德信条》的话说，按照神的定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 and 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第三章三段）

加尔文把这称为可畏的定旨（*decretum horribile*）。用圣经的话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弗1:4, 5）。你说，“啊，这只是一处孤立的经文。”不是的，更不如说这是写在每一页圣经上的。你去看整本使徒行传，几乎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到那相信的人数和“主所召来的”（徒2:39）人数相同，神亲自“加给”教会的人数（徒2:47）；神“赐”人悔改（徒5:31；徒11:18）；主“开导”人心（徒16:14）；我们最直接地看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13:48）。

来看使徒书信。使徒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能以得救”（帖后 2:13）。他对提摩太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

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后1:9）。

我们可以继续再继续，但我想我已经把要点说明了。神是主权的神，祂行使主权赐下恩典。如果你还不肯定，我们就要在接下来的内容里看到压倒一切的证据。不要走开。

回应

这在你听来是“好消息”吗？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有很多人是消极地回应，让我归纳两种这样的回应。

第一种，那种不熟悉圣经的人，或者不肯定他们是相信圣经的人，是带着恐惧往后退。对他们来说，上面所述的神是一位怪物。他们说，按照我们对神具有的任何认识来说，祂是仁慈良善，但也是消极地观看着人，停留在远远的地方。祂不控制，肯定的是祂什么也不预定。另外对不熟悉圣经，不相信圣经的人来说，人本为善。人可能会被他环境中的败坏误导，但本质上他是良善的。人也是至高的。对他们来说，人的自由、人的成就、人的潜能是他们的根本目标，加尔文主义所讲的神和加尔文主义所讲的人都在攻击他们追求人自主的雄心壮志。

第二，即使在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当中也存在着恐慌。对许多不习惯从神学角度进行思考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尤为如此。他们不喜欢思想神学的事情。他们看重的问题的是“这能带来什么不同？”如果不能看见这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改变，他们就不感兴趣。这值得留意，因为一般来说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基督徒喜欢说他们相信整本圣经。但是给他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就有“预定的事情”，他们就很奇怪地变得沉默不感兴趣，而是继续讨论别的问题。

事实上，当福音派基督徒听到关于神的主权、人的败坏和主权的恩典的事情时，很多人就几乎好像上面描述的那些人一样充满恐惧。他们强烈坚持“自由意志”，以此对抗这样的事情，而这个词是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他们也说“无论何人都可来”，这句话也是在圣经里找不到的。他们可能会像我年轻时在教会里被告知的那样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它的意义肯定不是你说的那样。”

甚至很多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的教会成员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说他们相信他们的信条、信仰宣言和要理问答。但是当提起拣选这个话题，他们也开始抱怨说，“这能带来什么不同”，“你明不明白都能上天堂”，以及要做的重要事情，是去做赢取人灵魂的工作！这神学的一切都在妨碍传福音！我们需要停止猜测，着手去传福音。

它能带来不同吗？我们深信它确实带来不同，并且深信，对神的百姓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加尔文主义带来的实际不同。这些教义并不只是在象牙塔里神学家所作的神学冥想，它们不只是与生活无关的抽象概念。它们是居中心地位的，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对活出我们在基督里蒙召要活出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为什么是这样？似乎很少人认识到，这些被称为恩典教义的神学真理，已经塑造了成群成群的人和整个文明社会。在所有人当中，美国人特别应该明白这一点。美国这个国家主要是由英国的清教徒从普利茅斯礁石这个地方开始立国的。尽管还有很多其他人群接踵而至，他们的遗产却是长存的。在来到北美各殖民地的其他人群当中，在美国独立战争时85%的人口是加尔文主义传承，是英国清教徒、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荷兰改革宗、德国改革宗和法国胡格诺派的后裔。[3] 他们留下什么遗产？就是那些不可缺少的原则，如法制、正当程序、信仰自由、民主、有限政府、自由市场、牢固的工作伦理、重视教育（殖民地建立之后数年间哈佛大学就成立了）等。所有这些原则和强调之处都是直接源于加尔文主义的信仰

。[4]难怪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把加尔文称作是“美国实际的奠基人”。[5]

当代基督徒也应当明白这一点。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教会坚持代表性治理（选举长老），全会众参与敬拜，会众集体歌唱，所传之道的中心地位，平信徒领主餐饼酒皆领，唯独因信称义，新生与复兴；这一系列的事情绝非无关紧要，当中很多事项甚至被罗马天主教在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改革中加以接受。加尔文主义在赋予现代世界和当代教会目前的形态方面发挥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现在不是来看组织层面的事情（我很想这样考察，也许将来会有机会），我们而是要关注加尔文主义在个人敬虔的事情上带来的实际改变，比如在得救的确据、谦卑、苦难、神的引导、祷告、成圣和我们称之为“展望”的事情上带来的不同变化。我们要来看恩典教义在我们此时生活、行事、与神同行的方面带来的改变。我希望你无须再问，“这能带来什么不同？”

神通过何西阿警告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 4:6）。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耐心认真思想重要的真理问题。我们故意回避某些教义。结果是什么？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人故意拒绝神对祂自己启示的任何一部分时要发生的同样结果。我们受苦，我们损失。我们的心灵得不到那教义要带来的滋养。我们的人格因着这疏忽被扭曲。使徒保罗教导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人（徒20:27），因为我们需要这全备的旨意。如果我们不需要其中的一部分，神就不会向我们作出这启示了。因为祂启示了，我们就不能老是说：“这太难了”，或者说“这太神学了”。使用你们的大脑。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赛 1:18）。

那么，让我们勇敢向前。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结果将会是对神的认识大大加深，因此对生活的认识也更加清楚。

思考问题

1. 为什么学习加尔文主义的实际影响，这很重要？
2. 神的主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3. 这也会使神成为罪的源头吗？
4. 人的败坏是指什么？
5. 人基本上是善还是恶？
6. 什么是主权的恩典？
7. 神学重要吗？你的“神学”是怎样影响你的生活的？
8. 如果神学重要，那么应该由什么来管理我们的神学？如果神学不重要，那么由什么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9. 为什么不信的人和相信的人都会对神的主权这个问题如此难接受？人要相信这个教义，就一定要放弃什么？
10. 你认为人为什么对主权恩典这个教义会有如此多的混乱看法？如果“预定”这个词是圣经提到的（弗1:4,5），为什么人对此会有如此大的抵挡？你认同对这些恩典教义的“回应”吗？为什么？
11. 你认为人为什么会抗拒学习神学或神学概念？
12. 讲道是怎样影响你所信的，或你对神学的认识？讲道帮助你形成你的神学，还只是搅混了水？

[1] 《司布真自传》，卷一：早年，1834-1859，真理旌旗出版社，1962，168页，中文译本见：《加尔文主义辩》

[2] 史哲罗，《蒙神拣选》，Tyndale，27页。

- [3] 奥斯多姆 (Sidney Ahlstrom), 《美国人民信仰史》,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2, 350页。
- [4] 见凯利 (Douglas Kelly), 《现代世界自由的涌现》, 改革宗与长老会出版社, 1992; 汉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我们是谁》。
- [5] 卡尔森 (Paul Carlson), 《我们的长老会传承》, David C. Cook Publishing Co., 1973。这位历史学家是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